

离离暑云散，袅袅凉风起。

今日是处暑。处，去也。

处暑是热节之尾，凉节之首。

老黄历上说，从今天开始，暑气便渐行渐远了。

透着烟火气的云，疏朗弥散了许多，日子重回云淡风轻。

记者 陈也喆

秋风扫暑尽

【晚蝉鸣】

夏日的午后，蝉鸣如雨。处暑过后，蝉虫的鸣叫声便渐渐低缓下来。

清末苏州的弹词艺人马如飞将这种蝉声叫做“晚蝉”，留下“处暑西楼听晚蝉”的名句。

处暑听蝉声，需要静下心来，和着微凉的风。心一浮躁，就听不到了。

这一天，听晚蝉的文人可真不少。

海派名家陈康侯曾在1933年的夏天画过一幅《处暑蝉声》。

那一年，陈先生67岁，不知道在什么样的心境下听蝉。

四年后，他便离世了。这也许是他生命中记忆最深的一次蝉声。

宋朝诗人张岍在处暑那天写下：

露蝉声渐咽，秋日景初微。

唐代诗人陆龟蒙有诗云：

强起披衣坐，徐行处暑天。

上阶来斗雀，移树去惊蝉。

蝉声一片的时候，总是嫌它太聒噪。夏日将尽，它呜咽无声了，却又要惊动它，来换取最后的鸣叫。

逝去的才是美好的。美好的也终将逝去。

【长相思】

离离暑云散，袅袅凉风起。

池上秋又来，荷花关成子。

白居易在长安写下这首诗的时候，正是处暑时节。

天上的云疏散稀松，习习凉风袅袅吹来。池上的荷花不见了，变成了莲子，又一年秋天来了。

感秋伤怀，算是文人圈里司空见惯的事了。也许他是借一池残败的荷花，感慨自己无疾而终的初恋。

他曾爱过一个叫湘灵的女子。而湘灵，恰恰是白居易笔下的“莲”。

19岁的白居易在徐州时，喜欢上邻家15岁的女孩湘灵。他为她写下一首《邻女》，说她“胜天仙”，是“白日嫦娥”。

然而，两人相处八年后，白居易不得不离开湘灵，去江南叔父家。

一路上，他为湘灵写了三首诗：《寄湘灵》《寒闺夜》《长相思》。

路途迢迢，他走得泪眼朦胧，每到高处便回头遥望，想象湘灵正在小楼上独自愁。

白居易29岁考中了进士，本想金榜题名时，洞房花烛夜。他恳求母亲，准许他去湘灵家提亲。

母亲拒绝了，理由是门不当户不对。

白居易知道母命不可抗，不禁悲从中来，生出了些许白发，写下《生离别》：

生离别，生离别，忧从中来无断绝。

忧极心劳血气衰，末年三十生白发。

37岁那年，白居易仍然是单身。在他母亲以死相逼下，他娶了同僚杨汝士的妹妹。

可是婚后他依然写诗，思念湘灵。

直到44岁那年，他蒙冤被贬江州，见到40岁的湘灵。她面容憔悴，仍孑然一身，与老父在外漂泊无依。

初恋情人重逢后并没有预想中的狂喜，两个人都处于生命中最潦倒的时刻。

唯有抱头痛哭，才能一泄经年累月的相思之苦。

白居易写下一首《逢旧》：

我梳白发添新恨，君扫青蛾减旧容。

应被傍人怪惆怅，少年离别老相逢。

那些无忧无惧的年少时光，像荷花一样一去不复返了，只留下沧桑的莲子，苦中带甘。

【听夜雨】

71年前，周作人曾在处暑那一天，写下《雨感想》。

文章的末尾，周先生着重注了一笔“民国甲申，八月处暑节”。

也许在他心里，处暑，不仅是一个节气，还是一个节日。

处暑是一年的转折，从火炽到温凉，从烦躁到迂缓，这怎能不是一个节日？

而处暑节，往往是从一场仓皇的秋雨开始的。

秋雨降临的时候，周先生喜欢睡在小楼上，整夜地听雨滴落在青石板上的声音。

雨声不绝，是一种喧嚣，也是一种肃寂。

那是江南的雨声。

他在故乡绍兴如此，少年时，跟随祖父的妾，寄住在杭州的花牌楼时，也是如此。

在那个听雨的花牌楼里，他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个爱慕的对象。

他甚至不记得她的名字，只知道她叫“三姑娘”。她常常抱着一只大猫，静静地看他映写陆润庠的木刻字帖。

三姑娘是一个“尖面庞，乌眼睛，瘦小身材，而且有尖小的脚”的少女。

每逢她来，他便不自觉地振作起来。她的亲近，对他而言，有一种迷蒙的喜悦。

那一年，他14岁，她13岁，他们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。淡淡的情愫就这样暗暗滋长，无所希求，他却愿意为她倾尽所有。

在周作人稚嫩的心里，这就是初恋了。

北宋的周敦颐也有处暑听夜雨的癖好。

他流传最广的名篇，是《爱莲说》。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就出自他的手笔。

其实，他还写过一首《夜雨书窗》的诗，描绘的是处暑听雨：

秋风扫暑尽，半夜雨淋漓。

绕屋是芭蕉，一枕万响围。

恰似钓鱼船，篷底睡觉时。

周敦颐觉得在暑尽的时候听雨，别有一番情趣。

就像是睡在钓鱼船的篷底里，慢慢悠悠，摇摇晃晃，水声萦绕在耳畔。

大暑天下雨，烦闷燥热；大冬天下雨，冷雨彻骨，都没有兴致再听雨。

只有处暑时不冷不热，听雨倒是正当时。

【赏昙花】

昙花常开处暑时。

一年之中，属于昙花的日子并不多。

只有处暑时分，昼暖夜凉，昙花便在晚上悄然开放。

一朵朵如粉妆玉琢，洁白无瑕，清香四溢。不知不觉中，却已合上花瓣。

空气中残留似有若无的淡香，证明她曾经来过。

如此短暂，如此迷离，像夏末的一声叹息。

处暑的时候，似乎特别能知冷知热。

宋代诗人仇远有一首诗《处暑后风雨》，其中就有：

疾风驱急雨，残暑扫除空。

因识炎凉态，都来顷刻中。

不妨听听罗大佑那首老歌《思念》，或许能舒缓郁结了整个夏天的心：

“世人都知晓那人情犹如昙花隐现，潇洒地攀附在红尘的表面……”

一切终将成为过眼云烟。

《清嘉录》上说：“土俗以处暑后，天气犹暄，约再历十八日而始凉；谚云：处暑十八盆，谓沐浴十八日也。”

意思是说，处暑虽然意味着夏天的结束，暑气却没有完全消散。大约再过18天，才会有真正的秋高气爽。

宁波老话讲：立秋处暑，热死老鼠。

处暑过后，秋老虎还是要盘踞一阵子的。

